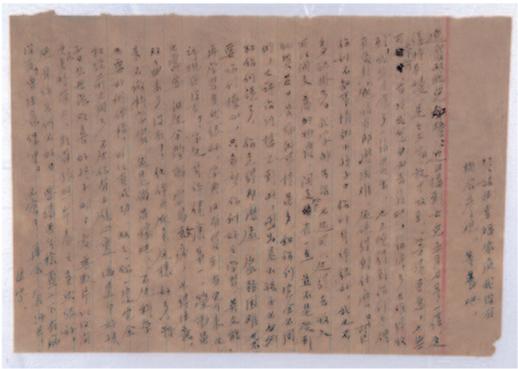


# 姑妈孔德祉三件遗墨

孔明珠



左:1938年10月,茅盾夫妇与女儿沈霞、儿子韦韬在香港九龙太子道寓所。右:1944年8月14日孔德祉在重庆写给萧逸、沈霞、沈霜的信。更多图文请移步“文汇”App和“文汇报”微信公众号。

今年3月27日是一代文学巨匠茅盾先生逝世43周年纪念日。北京后圆恩寺胡同13号“茅盾故居”和乌镇观前街“茅盾纪念馆”经过一段时间展馆布置与内容调整,同一天重新与观众见面。我的姑妈孔德祉是茅盾先生的妻子,她一生跟随茅盾,不懈努力,在新文化运动感召下,从目不识丁到革命者,成为时代新女性。

我父亲方面姐弟三人,叔叔一生未婚无子女,姑妈孔德祉一儿一女,沈霞(小名亚男)是我唯一的表姐。

沈霞1921年生于上海。她长得像母亲,大眼睛粗眉毛,端庄秀丽落落大方。沈霞性格沉稳,学习成绩优秀,青年时展现出很高的文学天赋,有不少茅盾研究者断言,沈霞如果按正常情况发展下去,在文学创作上理当是父亲茅盾的继承人。

前不久阅读钟桂松老师编的新版《茅盾家书》,其中收入茅盾夫妇与女儿沈霞、女婿萧逸来往信件26封,内容丰富,令我感动唏嘘不已。特别令我惊讶的是,我第一次看到姑妈亲手写的两封信,其中对儿女语重心长的关爱,看遇事,洒脱爽朗的语气,生动凸显了她的性格。

姑妈读书很晚,文化知识都靠后天补课,并从社会实践中进修得来。1940年10月茅盾夫妇奉命离开延安去重庆后,非常牵挂被留在那里的女儿沈霞与儿子沈霜,经常寄书寄药或托人带东西给他们。一般是茅盾以父母两人的名义写信,但那时通讯的邮路非常艰难,一封信在路上会走三个月。迟得不到儿女的回信,有一次姑妈忍不住亲自写信,在这封信中,她想提醒几句,但孩子处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,她不忍心言重,只能一口气“你们不知事情的小孩子”“勿必和你们说了”。她说自己是每月写出一封信,而他们回信也不说收到是几封,父母天天翘首以盼。她带着点哀怨写道:“得知你们身体很好,我也不多记挂了。”“我家的生活也还可以过得去,收入可以开支,高的物价,开支节省一点,并不是物质苦。苦的事情虽多,和你们完全不同的,也许你们想不到的,因为是小孩子,也勿必和你们说了……只希望你们好好学习。英文能再学学当然很好,字典没有,买到当寄来。”

沈霞表姐在延安大学俄文系读书,学习努力,上进心极强,她从小作文写得好,高中就尝试写小说,她的信写得流畅活泼,表达思路清晰,态度礼貌谦逊,显示出很好的修养。与父母分开三年,在一封信中她安慰父母:“妈妈总说我们想骗她,担心我们过分劳累,身体会坏。其实,我们并没有欺骗你们。在这三年中,我没有病过一次,阿霜也只在1941年初打了一次摆子,早就好了。现在都长得又高又大,看见我们的都说长大了。这,正是妈妈说最担心的劳动把我们锻炼出来的。”姑妈哪里会想到,那个她日思夜想,才24岁的乖巧甜嘴的女儿,竟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,在她以为最安全的延安,突然遭遇不幸。

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后,延安的干部纷纷去新解放区开辟工作,表姐是俄语班高材生,领导已决定将她与新婚不久的丈夫萧逸(原名徐德纯)一同派去东北,参加华北文艺工作团。可此时,表姐发现已怀有一个多月身孕,为了不影响行军和接手新工作,她去求婶婶张琴秋,帮她联系去和平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。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很普通的手术,由于消毒不严格,表姐被感染到大肠杆菌,术后肚子痛、发高烧。而那个开刀医生不重视表姐的病情,忙着自己转移的事,任由表姐躺在病床上,无对症下药。等到婶婶听到表姐休克的消息,急忙找到医生和特效药准备去会诊支援,却不料正逢河水暴涨,一连两天汹涌不息,阻断了交通,医生、马匹、丈夫、弟弟都无法渡过河去。就这样,可怜坚强的表姐活活被拖延掉时间,感染转成腹膜炎,第三天再次休克,失去了最后的救治机会,在延

安和平医院遽然去世。表姐弥留之际身边没有一位亲人陪伴。

当时重庆的国共会谈处于艰难的僵持阶段,周恩来在繁忙工作中听到汇报,得知沈霞去世,为慎重起见,他吩咐暂时瞒着茅盾,他要亲自将这不幸消息告知茅盾。可后来实在分不开身。如此一来,身处重庆的茅盾是在女儿去世后快一个月,在与入谈话时才意外得悉失去爱女的噩耗。茅盾强忍悲痛欲绝的心情,他怕妻子承受不了,当天没让姑妈知道,半夜独自洒泪枕巾。隔天,茅盾跑去周公馆,提出想在延安的儿子沈霜接到重庆后再向姑妈透露实情,让儿子在妈妈身边,或许能减轻姑妈的痛苦。又拖了半个多月,姑妈在重庆接到五年未见的儿子时,问他:“阿姐在哪儿?”才得知女儿已经去世的消息,顿觉天地崩塌,忍不住嚎啕痛哭。因医疗事故失去爱女这件事,让姑妈又痛又悔,很长时间,甚至可以说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接受事实,经常精神恍惚。两年多后她独自给女婿萧逸回了一封信:

肖(萧)逸:

你写来几信已收到,勿念。我们兴趣很坏不愿写信,你带了伤去工作,一切要自己保重。死的已经死了,也勿必悲痛。活着的人,更应该自重。青年人责任重大,不要会已死(指萧逸来信中自述梦中见沈霞),而弄坏自己,不能担负两人任务。霞是不愿意的。她虽死得突然使我们不得不悲痛,死的没有痛苦,活着的我们太苦了,也只好想开一点。……

妈祉上 二月十日(1946)

透过这封简短的信,可以想见写信时姑妈心中的沉重和痛苦。姑妈参加革命后久经考验,是一位坚强的母亲,尽管不能接受女儿已逝的结果,还得打起精神去劝慰女婿,一字一句写得那么实在。沈霞、萧逸俩是在延安恋爱结婚的,两个人情投意合。茅盾夫妇开始是从女儿的来信中认识这位年轻人的,沈霞的信写得很好,描述爱人时呈现甜美的恋爱状态,分析对象的优缺点能让茅盾夫妇如身临其境见到准女婿,故很快答应了女儿的请求,相信萧逸是好孩子。两人在延安登记结婚后,茅盾夫妇更是像

对待儿子一样爱萧逸。沈霞去世后,萧逸给丈人丈母娘写了好几封信,承诺要像沈霞一样爱他们。1949年2月茅盾夫妇在北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了女婿萧逸。茅盾很赏识女婿的写作才能,鼓励他,关照他写长篇小说一定要做足案头准备,要实地考察采访。

随后,萧逸再次回到解放战争现场。1949年4月临近全国解放前夕,已成为新华社著名记者的萧逸作为随军记者参加解放太原攻坚战。一天前住在太原城郊要塞双塔寺的战斗前线采访,进入已被攻下的敌军碉堡,拿起话筒向对面敌人喊话劝降。两处相距不足百米,原约定喊话时不打枪的,不料敌人放冷枪,一颗子弹突然从碉堡的枪眼中射进来,正中萧逸头部,牺牲时萧逸年仅34岁。茅盾夫妇失去女儿后再次受到重创,当他们收到萧逸的战友寄回北京的遗物,看见萧逸的一本本采访日记和写作计划,数万字小说草稿,以及在北京探望时为丈人丈母娘拍摄的照片、女婿保存的女儿遗物后,老人家双双数度洒泪,悲伤不能自抑。

姑妈孔德祉的文字与手迹存世稀少,据专家统计,姑妈遗墨共三篇,除了以上两封信,另外还有一篇短文。短文原手迹是两张纸,竖版,一张写在《改造日报》稿签上,另一张在白纸上。短文没有标题,也没有记录写作时间,看内容,估计是在沈霞去世一周年那天写的,而作文采取对话形式,是母亲与女儿的对话。照录如下:

亚(亚男,沈霞的小名),你是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吧?可是你妈日夜在等着你有一日再回来呢!也许你妈在做梦,听许多朋友们告诉我你确实是死了,但是我没有看见,你是那样死的,因为你死得健康,青年怎么会死的,不是死得太冤枉了么?

亚!你在死的前几天写了一封信,信内这样说,“妈,我很高兴敌人投降了,我们胜利了,等得十分心焦见面日子等到了,我们一定不久就可以见面了。”有这样的一封信,但你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过,只过了二天,你会死的。又是这样的死。你妈常想到你死的时候的痛苦。……

亚,妈妈对不起你,放得你那么远,自己不能来看护你,让你不明不白的死

去。但是你妈现在只有恨,恨那些好战敌人!假使没有战争,我们不会丢了那温暖的家拖着你们去过流浪生活吃尽一切的苦。也牺牲了你的学业。但你从不曾说一句抱怨的话,总是自己默默用功。不去浪费一点时间。亚,你是个好孩子,就是这样死了!因为你跟着我们过着没有自由艰苦漂流的生活,同时也见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,不合理的事情,因此你后来就深深感觉做个中国儿女责任重大,因此你就感到吃苦是应当的。要为多数人谋幸福,要使老百姓有一日好日子过。要为中华民族争口气,先要自己有吃苦精神。你就决心克服过去那些都市生活的习气,学习适应环境的生活。起码你妈非常不放心的,因为你从不曾远离过父母,生活是相当舒服,可是降低了生活,害怕你吃不消,妨碍身体健康!但是我的好儿,你真正克服了一切艰苦生活,慢慢弄懂了一切。身体也很好。你屡次来信叫我们不要挂念,你很好。别人也称赞你是个有出息孩子!当然你爹妈听到了多高兴呀!但是,亚,这是一个什么时代,好人总是这样死去呢?这就是不合理、强暴、没有是非的世界吧?你倒在去年今天死去了。可是吃了八年苦,同胞们今年再死在战火里。你还活着的话,一定增加你怒火,去和敌人碰。你安息吧!有千千万万人续你(的)工作。

这篇短文无头无尾,不是信,也不是文稿。想来,沈霞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前,姑妈与姑父面对她的照片和遗物,有无尽思念的苦楚,隔着时空的纪念显然不能抚平姑妈心里的哀伤。当年,沈霞的遗体由萧逸埋在延安的土地上。一年来,姑妈时时刻刻都在心里与逝去的爱女对话。执笔记录下这篇对话文字,也许是茅盾姑父的主意,建议她用纸写下来,或许可以烧给女儿,来排解满腔的悲愤和思念。这篇短文字字句句饱含母亲切肤之痛,她了解女儿的所思所想,太懂她那未竟的理想。姑妈毕竟是老革命,头脑清醒,痛斥敌人后,将自己拔出坏情绪,转而挥笔豪迈地对女儿说“你安息吧,有千千万万人续你(的)工作”。

姑妈对儿子同样如此。表哥在重庆母亲身边陪伴了一些日子,还是想回延安去工作,姑妈深明大义,说,儿子大了,应该有自己的事业,估计是永久留在身边,赞成他回解放区去。三个月后,周恩来亲自安排表哥沈霜直接去北平,茅盾亲自将儿子送到周公馆,交到周恩来手里。见到茅盾,周恩来为沈霞不幸逝世郑重向茅盾致哀并道歉,他关心夫人的精神面貌,问说,孔大姐心情好些了吗?儿子又要离开她,她能放心吗?得到茅盾肯定的回答,周恩来才放下心来。

实际上,再坚强的战士也有情绪崩溃的一刻。1945年12月2日,茅盾在给我父亲孔另境的信中说:“但此番我有月余之久胸中如塞冰块,现在只要静下来时也都难以自解。亚男如果死于战斗,我倒不会这样难过的!昔年泽民(弟弟沈泽民)之不幸,我闻讯一恸之后也就排遣开了。我并非为亚男悲,因为她力求上进,牺牲了青春时代应有的享受,但结果如此,她是一颗‘未出膛的子弹’,这是人的浪费!”……

春来时节,刺槐发芽较晚,开花儿更晚。杏花儿开了桃花儿开,桃花儿开了梨花儿开,百花都开得差不多了,直到进入农历的最美四月天,槐花儿才不紧不慢地开始开放。

我相信,槐花儿是在等待蜜蜂的到来。每朵槐花儿都为蜜蜂准备了一兜儿蜜,它们从夏天准备到秋天,从秋天准备到冬天,又准备到春天,就是等蜜蜂来采。如果天气还不够暖,蜜蜂还没有来,花儿为谁而开呢?花蜜让谁来采呢?好了,蜜蜂终于来了,当发现成群结队的蜜蜂漫天飞舞,它们才不失时机地把花苞打开,将蜜兜儿敞开。

槐树刚冒出新芽,叶片还没有完全展开,槐花儿抢占先机似的,就纷纷开了。抬眼望去,树上见白不见绿,绿也是白中绿。槐花儿的形状是穗状,每支花穗上的花蕾和花朵都是一嘟噜一串,垂得沉甸甸的。槐花儿的颜色是蝶白,也是茭白。当千嘟噜万串的槐花儿开满一树时,枝头如落满了白色的蝴蝶。说是茭白,是指槐花儿白得像是会发光,哪怕夜里看去,仍白华华的,如玉树琼楼一般。槐花儿的香很难形容,真的很难形容。它是一种甜香、芬香、芳香,也是一种馨香。给我的感觉,它的香是普世的,平常的,亲民的,天下人无不喜槐花儿的香气。走在槐花儿树下,你只要呼气吸气,槐花儿的香气自然而然地就沁入你的肺腑,使你禁不住想说一声,哎呀真香!槐花儿的香气是沾身的,槐树林中走一遭,花香就沾在了人的头发上,耳朵上,眉毛上,也沾在了衣襟上。回家脱外衣时,怎么还这么香呢?原来槐花儿的香气吸附在衣服上被带到了家里来了。

二十多年来,每年的国际劳动节前后,我和妻子都会去北京的郊外密云采槐花儿。那是一条通向密云水库的土路,土路的左侧是山沟,右侧是山坡。不管是山沟的沟畔,还是山坡的坡面,都生长有刺槐,称得上漫山遍野。那些刺槐不是人种,都是野生,谁愿意采槐花儿都可以。我们像追花的蜜蜂一样,蜜蜂追着花期来了,我们追着蜜蜂,也来了。那些刺槐,有的已经长成了乔木,比较高,而有的还是灌木的状态,比较低矮。我们不可能攀上高树,去采那些高高在上的槐花儿,只能采那些长在低处伸手可得的槐花儿。我们人手一只加厚的塑料保鲜袋,就采摘起来。我们采槐花儿时从不折枝,把花枝保留下来,是为了让我们在明年春天继续发芽,继续开花儿。我们只采花穗,揪住花穗的梗子,轻轻一掐,整串花穗就摘了下来。我们不采已经盛开的花朵,花朵盛开之后,里面的花蜜就被捷足先登的蜜蜂采跑了。我们也不采还像大米米粒一样的花苞,花苞太小,还谈不上是真正成熟的槐花儿。我们只采那些刚刚打开的花朵,或似开未开饱满的花苞。在采花儿过程中我才发现,槐花儿的颜色虽然都是白色,花萼的颜色却不尽相同,有的是嫩绿色,有的是桃红色。不同的花萼,给槐花儿增添了不少的色彩。在我们正要采的花朵上,有时会见金色的蜜蜂正在花朵上忙碌着,而我们伸伸手,蜜蜂就飞走了。这难免让我们多少有些歉疚,觉得不该与蜜蜂们争夺一年一度的有限资源。

一开始采槐花儿,我们总是这树望着那树多,这树望着那树好,兴致勃勃,老也采不够。除了分头采,有时我们还互相配合。看见比较高的树枝,枝条上的花朵又很繁密,妻子够不到采,我就把树枝扳得低一些,让妻子采。我总是说:差不了,够吃了。而妻子总是说:再采点儿,再采点儿。咱们吃不完,分给别人点儿。把槐花儿抓在手里,甜丝丝的清香扑鼻而来。槐花儿还是生的,我就想放进嘴里吃几口。想起来,小时候在我们河南老家,我和小伙伴们也爬到树上采过槐花儿。所采到的槐花儿,我们都是生着吃。我们像一群猴子一样,把抓口嚼,把又甜又香的生槐花儿吃得有滋有味。把槐花儿吃完了,槐树的叶子也发了出来。没有了槐花儿可吃,饥饿的人们连槐树的叶子也吃。我大姐爬到树上,摘下槐刺的嫩叶,放进开水里焯熟,再放进凉水里浸泡一下,捞出来给我们家当菜吃。比起槐花儿,刺槐的叶子吃起来粗粗的,湿湿的,像嚼锯末一样,一点儿都不好吃,只是哄住肚子不再叫唤而已。

我记得,我们村里还有一种槐树。因为那种槐树的树龄都比较老,长得也比较高大,我们小孩子都把那种槐树叫成老槐树,或大槐树。村里识字的人,把那种槐树说成是国槐。国槐也开花,是到夏天的六七月才开花儿。国槐的花儿是米黄色,闻起来苦吟吟的。每天一早,

细碎的花朵就在树下落了一地,人脚一踩,变得黄浆浆的。国槐的花儿肯定不能吃,我没听任何人说过国槐的花儿可吃。刺槐是因为树枝上长刺,所以才叫刺槐。在我们老家,刺槐还有一种叫法,叫洋槐。对这种叫法我一直不太理解,还有些排斥。有洋烟、洋油、洋火、洋布等,这些东西都是工业制品,当年都是从国外引进来的,带一个洋字可以理解。而刺槐生在土里,长在土里,干嘛还要叫成洋槐呢?后来我才知道了,刺槐这种树原生在北美洲,17世纪引种到欧洲,20世纪才由德国人在山东的胶州栽培。因这种树适应能力强,生长速度快,花香袭人,又是优良的蜜源植物,所以很快在我国传播开来。尽管知道了它的来历,我还是不愿意把它叫成洋槐,更愿意根据它的特点,把它称为刺槐。凡是身上带刺的植物,都是出于对自身的保护,比如玫瑰、黄刺梅、仙人掌等,它们既保护自己的花朵,也保护自己的果实。贪吃的人类如我们,宁可冒着手指被扎破的风险,也要把槐花儿采一采。

凡植物都要开花,春夏来时,植物的花有千种万种。可是,能入口的花却少而又少,恐怕连千分之一都不到。回忆起来,除了吃槐花儿,我还吃过蒲公英的花蕾,吃下进汤面条锅里的倭瓜花,吃过后用玫瑰花儿做成的花酱,还吃过用白菊花的条形花瓣儿做成的凉拌下酒菜。别的五颜六色的花不管有多美,我都没有尝过。有一个词叫香多美,它是用可餐修饰花儿的香色,并不一定是真的可餐。

采来的槐花儿怎么吃呢?我们的办法,是把花朵或花苞从花梗子上摘下来,在盆子里用清水洗上两遍,放上一小盐,拌上一点点,放在篾子上在蒸锅里蒸。把槐花儿蒸熟后,浇上用蒜泥调成的蒜汁一拌,既不失槐花儿的甜香,又有蒜汁的辛辣之香,美味而富有营养,那是相当好吃。对于大自然馈赠的美食,不可独享,有时我们会把要好的朋友邀到家里,和我们一起分享春天的槐花儿。除了蒸槐花儿,还有一种做法,是妻子往槐花儿里打进鸡蛋,和成面团,擀成小饼,在平底锅里炕。待把小饼炕得外黄里白,外焦里嫩,吃起来也非常可口。这样的槐花儿小饼,吃时什么菜都不用放,吃着小饼,品着花香,我一口就能吃两三个。

在北京吃槐花儿的当然不止我们一家,不少人家春来时就都采槐花儿,吃槐花儿。我们听说,有的人家把槐花儿做成馅儿,可以包饺子,包包子,或做馅儿饼,也很好吃。妻子还听说,把春天采来的槐花儿趁新鲜放进冰箱里冻起来,到冬天也可以吃。以前,我们以为槐花儿怕冰冻,一动就硬了,变质了,不能再吃。不承想,槐花儿不怕冻,冻的过程是保鲜的过程,想吃时把槐花儿从冰箱里取出来化冻,照样可以吃槐花儿的清香味儿。于是,去年再采来槐花儿时,除了留下当时吃的,妻子用保鲜袋把择好的槐花儿分成一包一包,封口后放在冰箱里。今年过春节期间,我们取出一包槐花儿准备做小饼吃。槐花儿刚化冻,花香便在室内弥漫开来,好像春天提前到来了一样。

## 采槐花儿

刘庆邦

春来时,刺槐发芽较晚,开花儿更晚。杏花儿开了桃花儿开,桃花儿开了梨花儿开,百花都开得差不多了,直到进入农历的最美四月天,槐花儿才不紧不慢地开始开放。

我相信,槐花儿是在等待蜜蜂的到来。每朵槐花儿都为蜜蜂准备了一兜儿蜜,它们从夏天准备到秋天,从秋天准备到冬天,又准备到春天,就是等蜜蜂来采。如果天气还不够暖,蜜蜂还没有来,花儿为谁而开呢?花蜜让谁来采呢?好了,蜜蜂终于来了,当发现成群结队的蜜蜂漫天飞舞,它们才不失时机地把花苞打开,将蜜兜儿敞开。

槐树刚冒出新芽,叶片还没有完全展开,槐花儿抢占先机似的,就纷纷开了。抬眼望去,树上见白不见绿,绿也是白中绿。槐花儿的形状是穗状,每支花穗上的花蕾和花朵都是一嘟噜一串,垂得沉甸甸的。槐花儿的颜色是蝶白,也是茭白。当千嘟噜万串的槐花儿开满一树时,枝头如落满了白色的蝴蝶。说是茭白,是指槐花儿白得像是会发光,哪怕夜里看去,仍白华华的,如玉树琼楼一般。槐花儿的香很难形容,真的很难形容。它是一种甜香、芬香、芳香,也是一种馨香。给我的感觉,它的香是普世的,平常的,亲民的,天下人无不喜槐花儿的香气。走在槐花儿树下,你只要呼气吸气,槐花儿的香气自然而然地就沁入你的肺腑,使你禁不住想说一声,哎呀真香!槐花儿的香气是沾身的,槐树林中走一遭,花香就沾在了人的头发上,耳朵上,眉毛上,也沾在了衣襟上。回家脱外衣时,怎么还这么香呢?原来槐花儿的香气吸附在衣服上被带到了家里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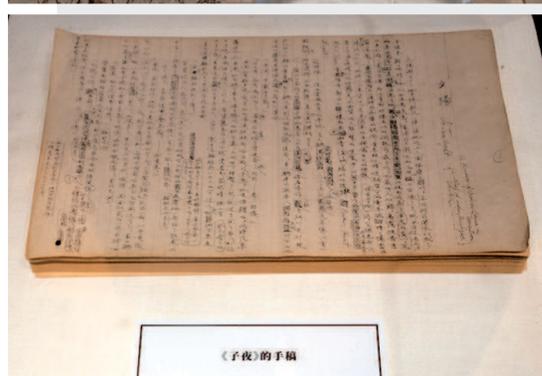
二十多年来,每年的国际劳动节前后,我和妻子都会去北京的郊外密云采槐花儿。那是一条通向密云水库的土路,土路的左侧是山沟,右侧是山坡。不管是山沟的沟畔,还是山坡的坡面,都生长有刺槐,称得上漫山遍野。那些刺槐不是人种,都是野生,谁愿意采槐花儿都可以。我们像追花的蜜蜂一样,蜜蜂追着花期来了,我们追着蜜蜂,也来了。那些刺槐,有的已经长成了乔木,比较高,而有的还是灌木的状态,比较低矮。我们不可能攀上高树,去采那些高高在上的槐花儿,只能采那些长在低处伸手可得的槐花儿。我们人手一只加厚的塑料保鲜袋,就采摘起来。我们采槐花儿时从不折枝,把花枝保留下来,是为了让我们在明年春天继续发芽,继续开花儿。我们只采花穗,揪住花穗的梗子,轻轻一掐,整串花穗就摘了下来。我们不采已经盛开的花朵,花朵盛开之后,里面的花蜜就被捷足先登的蜜蜂采跑了。我们也不采还像大米米粒一样的花苞,花苞太小,还谈不上是真正成熟的槐花儿。我们只采那些刚刚打开的花朵,或似开未开饱满的花苞。在采花儿过程中我才发现,槐花儿的颜色虽然都是白色,花萼的颜色却不尽相同,有的是嫩绿色,有的是桃红色。不同的花萼,给槐花儿增添了不少的色彩。在我们正要采的花朵上,有时会见金色的蜜蜂正在花朵上忙碌着,而我们伸伸手,蜜蜂就飞走了。这难免让我们多少有些歉疚,觉得不该与蜜蜂们争夺一年一度的有限资源。

一开始采槐花儿,我们总是这树望着那树多,这树望着那树好,兴致勃勃,老也采不够。除了分头采,有时我们还互相配合。看见比较高的树枝,枝条上的花朵又很繁密,妻子够不到采,我就把树枝扳得低一些,让妻子采。我总是说:差不了,够吃了。而妻子总是说:再采点儿,再采点儿。咱们吃不完,分给别人点儿。把槐花儿抓在手里,甜丝丝的清香扑鼻而来。槐花儿还是生的,我就想放进嘴里吃几口。想起来,小时候在我们河南老家,我和小伙伴们也爬到树上采过槐花儿。所采到的槐花儿,我们都是生着吃。我们像一群猴子一样,把抓口嚼,把又甜又香的生槐花儿吃得有滋有味。把槐花儿吃完了,槐树的叶子也发了出来。没有了槐花儿可吃,饥饿的人们连槐树的叶子也吃。我大姐爬到树上,摘下槐刺的嫩叶,放进开水里焯熟,再放进凉水里浸泡一下,捞出来给我们家当菜吃。比起槐花儿,刺槐的叶子吃起来粗粗的,湿湿的,像嚼锯末一样,一点儿都不好吃,只是哄住肚子不再叫唤而已。

我记得,我们村里还有一种槐树。因为那种槐树的树龄都比较老,长得也比较高大,我们小孩子都把那种槐树叫成老槐树,或大槐树。村里识字的人,把那种槐树说成是国槐。国槐也开花,是到夏天的六七月才开花儿。国槐的花儿是米黄色,闻起来苦吟吟的。每天一早,



李娜 2024年3月27日摄于北京茅盾故居。这一天是茅盾先生逝世43周年纪念日,因修缮暂时关闭的茅盾故居恢复开放,“万里江山一放歌——茅盾生平展”同期开展。



《子夜》手稿



笔会



「文汇报」  
微信公众号